新鮮滾燙的地方文化靈魂

人類學家筆下的菜市場

我一直認為，要認識一個地方，要到三種地方：當地歷史博物館、書店和菜市場。然而，不是所有地方都設歷史博物館、不是所有地方的出版業都蓬勃，況且紙質書在不少地方已漸見式微。只有吃才是「剛需」：哪怕在高度現代化的地方，我去過的都好像仍然有菜市場。

我國建基於農業文明，更以飲食文化見稱；菜市場歷史上是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菜市場：菜場裏的人類學家》作者鍾淑如通過各種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包括「滲透」全國各地市場，成為魚販的一員），提出自己的解釋。這本嚴謹的普及學術書並不帶學究氣，令人看得津津有味。 ●文、圖：李雅言



●蘇州本地好出產：甪直糖藕



●《中國菜市場：菜場裏的人類學家》書封面 網上圖片

五年前暑假的一天，天還未亮，我帶着幾位年輕人到蘇州著名的菜市場（即我們廣東話的「街市」）蓢門市場去「看蘇州」。那時候市場還未整改，被視為中國最有特色、「原汁原味」的市場之一。出發前一晚，我要他們猜：肉檔、菜檔、海鮮檔，哪種檔的商販最早開始幹活？環顧市場所販賣的食品地域標籤，有多少屬於本地（如常熟糯米、甪直糖藕、太湖大閘蟹、黃埭掛麵）、有多少來自本省（如高郵鹹鴨蛋、興化魚丸）、又有多少來自外省（如河南土草雞）？

我國建基於農業文明，更以飲食文化見稱，菜市場歷史上是我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今的菜市場，到底如何運作？現在雖然有超市和網購等更為方便的「買餸渠道」，但我們還是覺得菜市場的食材遠較新鮮。「新鮮」是怎樣的一個概念，而菜市場又如何能帶給我們「新鮮」？不同的人群去逛菜市場，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最後，超市和網購等「買餸渠道」不斷在蠶食菜市場的生存空間（至少在內地），菜市場的未來又會是怎樣的？本書作者通過各種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解答上述問題。

城市基層社會的「自組織」空間

作者先帶我們看看歷史。原來在西周起有「坊市制度」：坊是居住空間，而市則為商業交易之所，兩者有高牆分隔，而市場管理嚴密，是國家秩序的重要部分。制度沿用至經濟繁榮的宋朝，便開始鬆動起來，市場開始「生活化」，從「以治為主」轉型成「以用為主」。慢慢，市場成為了城市基層社會的「自組織」空間，流動、分散、彈性，但功能和重要性卻不及現在，因農耕社會中人民大多自給自足。近百多年來，現代化又把管理帶回市場，讓市場成為「城市生活的基礎設施網絡」。

那現代菜市場如何運作？作者以她在三亞的長期田野調查為基礎，向我們闡述市場表面的忙亂背後，運作井然有序，亦不乏讓外人詫異的現象。菜市場攤檔多為家庭生意，規模小，外來人口多，同鄉互信，成員社會關係緊密，最普及的經營模式是夫妻檔等等，這些都應該不奇怪。但在海南，連肉檔和海魚攤都是由女人執掌的，你想過嗎？（「賣東西就是女人在行，男人的嘴巴笨，他們做不了這種事情的」。）在市場內擺檔需付攤位費，所以也有菜販在市場外圍駐紮，導致市場內外偶有衝突，但他們有些卻其實來自其他被拆的市場。在遊客眾多的海南，市場亦有不少「海鮮女」作中間人，兜攬遊客買新鮮海鮮，並從中獲利。

新鮮食材的供應鏈複雜，並以貨源最看老天面色的漁業為最。漁業的三則江湖規矩：做熟不做生、做長不做短和靈活變通，都非常理性。正因貨源不穩定，而且新鮮海鮮既有地域性，也有嚴格的時限性，只有建立誠信關係才能確保買賣雙方的長遠利益。「越是非標準化、地方性強、信息不對稱程度高的流通體系，越依賴穩固的信任互利來支撐交易的持續性與合作的穩定性。」可是行業謀生也非常殘酷，一成不變的話便會輸。（如果有人「偷步」，在漁船進港前便截胡收魚，以較低的價格拿貨，你會怎樣辦？）

見證一個「菜市場分化」的時代

作者關心中國菜市場的未來。她指出我們在「見證一個『菜市場分化』的時代」：有些菜市場在資本和供應鏈侵蝕的社會的大洪流中被「僵屍化」，不能再提供時令和地方性的食材，煙火氣和人情味淡卻、消失，但能「真正承載着地方文化、堅持本土食材與季節節奏的『有靈魂的市場』，將更有可能被保留下來，甚至逆勢發展」，「成為文化傳播意象」。（從這些「小眾」「生活方式選擇」現在都成了「網紅打卡點」可見一斑。）作者分析了近年一些市場改造的例子，說明菜市場如何才能有機地活下去：它們需要繼續擔當社區功能，包括飲食文化傳承。

作者舉蘇州姑蘇區彩香市場為成功的升級改造案例。恰巧改造之前的彩香市場就在我舊居後面。疫情時居蘇州的我，煩悶時本地好友跟我說：「你為何不多逛逛菜市場，看看我們不同節氣中吃的時令食物？」所以我對彩香市場很有感情：進去長方形的大棚子，四邊是熟食店和雜貨店（包括門旁的南京鹽水鴨店和有名的炸茨菇片店），中間先是果蔬檔，再進去的右邊是肉檔，而左邊則是魚檔；距離黃酒酒舖不遠的魚販阿姨，麻利地把黃鱔鈎在釘子上，把刀一拉，鱔背就劃出來了——我最喜歡吃的響油鱔絲的核心材料就是這般來的。遠角更有補衣的地方。

既然作者對現在已遷至主幹道旁，既有地下停車場，熟食文創、菜和肉皆分層的市場大樓讚譽有加，我豈能不去看——特別是「網紅文化」和現代化大樓。不都是我喜歡的新東西？我去的正好是中秋那天，買菜的人並不多，街坊都在熟食層排隊買糕團。久違了的「彩一茨菇片」（彩一指彩香一村；店名立即讓我想起我們的十八座狗仔粉），現在店面醒目了，並標着「水韻八仙，蘇州領『鮮』」的「網紅式」口號：但櫃位放着的，還不仍然是那堆教人垂涎三尺的茨菇片！

樓上樓下跑了數圈，現在的攤檔有序、乾淨企理，兼且有光鮮的招牌。非常高興見到「太湖草豬」的招牌，但回想一下，有什麼好驚訝的，生活講究的蘇州人絕不可能會放棄地方和時令食材！仍然有人在走廊剝「本地新鮮雞頭米」：芡實（即雞頭米）和茨菇，當然都是蘇州人趨之若鶩的「水八仙」中之二仙。我到水果攤檔去找數天前才在揚州吃過的鎮江無花果，看來看去也看不見。攤主知道我要找什麼後，便告訴我無花果已過造了！而在海鮮檔，我又高興見到了多年沒見的那位賣鱔阿姨；而在燈火闌珊處，補衣檔還開着呢！彩香市場的環境可能變了，但人、物和人物都仍在。作者說得對：菜市場既是美好集體回憶的載體，也是地方文化的靈魂。



●作者與熟悉的黃鱔攤檔

風過怒江邊，湘山猶記遠征人

——《遠征吟》裏中國軍人的滾燙人生

書評 ●文：嚴夏松

九月聯合國會場，日本首相關於廢除「敵國條款」的發言，像一根針，挑開了我們民族記憶深處的傷痛。八十多年前的遠征路上，中國軍人的熱血灑遍了九州大地，那些浴血奮戰的畫面，從來都不是泛黃的舊照片。在紀念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的前夕，翻開劉克定先生的《遠征吟》，字裏行間的溫度，依舊滾燙得讓人動容。

翻完劉克定先生的《遠征吟》書頁時，指尖彷彿還沾着高黎貢山的雨霧，鼻息裏飄着滇西戰場上未散的硝煙，耳邊隱隱響起千里之外湘江岸畔的搗衣聲——那些從湖南山坳裏走出去的身影，那些把家信塞在軍裝口袋裏奔赴怒江的年輕人，隔着八十餘年的歲月煙塵，就那樣靜靜站在紙頁裏。

這是一本完全不一樣的遠征紀錄，它沒有站在歷史的高處俯瞰戰場，而是蹲下來，輕輕接住了大時代裏那些最細碎、最柔軟的人生碎片。你會看見那個從小廟裏出來的小和尚，出發前還偷偷把半本化緣簿塞在行囊最深處，他本來想着打完仗回去接着敲木魚，最後卻把永遠的背影留在了高黎貢山的濃霧裏，再也沒能聽見山門的鐘聲。有太多太多像小和尚這樣的年輕人，他們的名字大多沒有出現在戰報裏，他們的人生在民族危亡的洪流裏輕得像一片被風吹落的樹葉，可就是這樣一個個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在祖國最危難的時刻，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血肉填進了戰壕裏。《遠征吟》最戳人的地方從來不是宏大的敘事，而是告訴我們：從來沒有什麼天生的英雄，只是一群普通的孩子穿上軍裝，在民族最需要的時候，選擇了站出來。

書中描寫過的中國遠征軍二十集團軍司令霍揆彰、參謀長劉召東等湘籍將領，你讀來完全沒有距離感。他們不是史書裏印在紙上的冰冷姓名，他們也是喝着湘江水長大的孩子，炎陵的山風、洞庭湖的湖風曾吹過他們的衣角。湖南的土地從來養不出軟骨頭，三面環山一面環水的天地裏，冬天的濕冷能浸透棉絮，盛夏的熱浪能烤裂石板，千百年極端氣候的反覆捶打，早把湖南人骨子裏熬出了一股寧折不彎的韌勁。國難當頭的時刻，這些湘籍將軍帶着家鄉的辣氣，站在滇西的山頭上指揮作戰，身後是千萬個和自己家鄉一樣的村莊，身前是虎視眈眈的侵略者，他們退不得，也不能退。你能從字裏行間摸到那份刻在骨血裏的聯結，他們站在高黎貢山的陣地上的時候，心裏想的從來不只是一場戰役的勝負，更是千里之外湘江邊的萬家燈火，劉召東將軍太清楚了，日本人打過長江的第一站就是他的家鄉。

他如今卻在另一塊土地上抗擊日寇。這場跨越千里的遠征，哪裏是一場遙遠的邊陲戰事啊。當日軍掐斷滇緬公路，整個西南大後方的補給線幾乎被徹底掐死，千萬軍民在缺衣少藥的境地裏苦苦支撐，整個中華民族的存亡都懸在了怒江的鐵索上。十萬將士橫渡怒江，攀過海拔三千多米的雪山，在雨季的泥濘裏一寸寸啃下日軍的堅固陣地，用血肉重新打通那條生命線，他們守住的從來不是滇西的幾座城池，是整個中國抗戰到底的底氣。《遠征吟》最動人的視角，是它把這場遠征和千里之外湖南的乃至全國的每一戶人家緊緊連在了一起：洞庭湖邊的農婦連夜趕製軍鞋，湘北的少年瞞着家人報名參軍，醴陵的老母親站在村口的樟樹下望了一年又一年，從春天的花開等到冬天的雪落。沒有國的安穩，哪來家的團圓，這是那個年代的中國人用鮮血和離別，刻進骨頭裏的一句話。

劉克定先生寫《遠征吟》，不是堆積史料，而是把散落在歲月縫隙裏的那些體溫，一個個重新撿回來。他翻看了很多地方檔案，走訪了許多老兵的後代，把那些藏在舊家書裏的故事、刻在老人口中的回憶，一點點從被人遺忘的角落裏打撈出來，讓這些往事不再是博物館裏冷冰的文物，而是帶着煙火氣的、活生生的人生。

全書的筆觸像極了一位老友坐在你對面，就着一盞熱茶慢慢講那些過去的故事，沒有刻意的煽情，沒有空洞的口號，可讀到小和尚的化緣簿的時候，你總會不知不覺紅了眼眶。劉克定先生寫天地，寫盡了高黎貢山的風雪與怒江的浪濤；寫家國，寫透了千萬個小家的離別與守望；寫「自己」，寫出了每一個普通人在危難時代裏的選擇與擔當。他讓我們終於看清：所謂遠征，從來不是少數人的傳奇，是千萬個普通人把自己的小家放下，用血肉為整個民族拚出的一條生路。

合上書的時候，窗外湘江的晚風正拂過窗台。八十多年過去，怒江邊的硝煙早已散盡，高黎貢山的濃霧裏再也沒有槍炮聲。可那些從湖湘大地走出去的身影，那些把一生永遠留在了滇西的遠征軍人，從來沒有被忘記。《遠征吟》就像一座用紙頁築成的紀念碑，安靜地立在歲月裏，提醒我們今天手裏捧着的每一碗熱飯，窗邊亮着的每一盞燈火，都是當年那些軍人用鮮活的生命換來的。風從怒江邊吹過來，吹過三湘四水的山山水水，那些遠征的人，其實早已經順着風，回到了他們日夜思念的家鄉。



《遠征吟》
作者：劉克定
出版社：中華書局（澳門）

書介

鐵屋中的吶喊——李歐梵魯迅研究(中文版35周年增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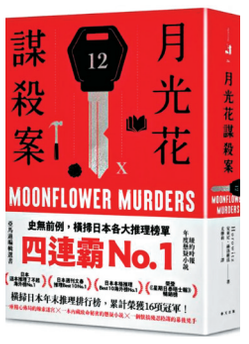
作者：李歐梵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本書英文原版1987年由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擺脫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框架，引入心理學與藝術結構的分析視角，將魯迅還原為一個深刻、矛盾且活生生的文學家與思想家，是海外漢學界魯迅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今年，三聯推出中文版出版35周年增訂本，將全書內容擴充為兩輯：第一輯為1991年版的中譯本內容；第二輯收入的魯迅論四篇，是李歐梵先生過去逾五十年間（1970-2021年）影響中國學界的魯迅研究單篇論文及演講稿，從而令全書內容更趨完備，體量愈益可觀。

月光花謀殺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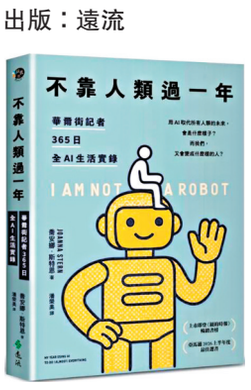
作者：安東尼・赫洛維茲
譯者：尤傳莉
出版：春天出版



退休主編蘇珊・雷藍在希臘小島經營旅館，日子過得一團混亂，她愈來愈懷念倫敦。因此，當崔赫恩夫婦帶着一萬英鎊的酬勞與一樁詭異的失蹤案尋求協助時，蘇珊知道，她重回戰場的機會來了。八年前，崔赫恩夫婦經營的高級飯店發生了一起不祥的命案；八年後，他們的女兒賽絲莉讀完了蘇珊多年前編輯的小說《艾提克思・彭德出馬》，並在電話中驚呼：「抓錯人了！小說裏寫出了真兇是誰！」隨後，賽絲莉徹底人間蒸發。一樁過往的酒店喋血案，一本過世的小說家寫下的推理作品，以及一名失蹤的年輕女子，三者之間究竟有什麼駭人的聯繫？

不靠人類過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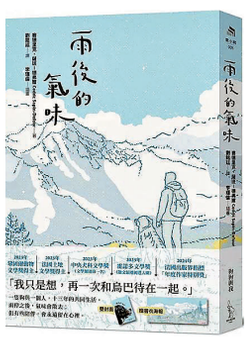
作者：喬安娜・斯特恩
譯者：潘榮美
出版：遠流



用AI取代一切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子？華爾街資深科技記者喬安娜・斯特恩（Joanna Stern）展開一場為期一年的「全AI」生活實驗——從健康管理、家庭旅行，到最私密、最不該外包的人際溝通，全部交由人工智能協助。書中更收錄她與OpenAI執行長山姆・阿特曼（Sam Altman）、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Anthropic執行長達里歐・阿莫戴（Dario Amodei）等矽谷決策者針對個人應用的第一手訪談——不談估值與軍備競賽，只談「你我該怎麼用它過日子」。透過幽默且務實的筆觸，喬安娜不僅探討AI如何成為提升效率的「超能力」，也直言不諱地指出其中隱含的認知代價與情感疏離。

雨後的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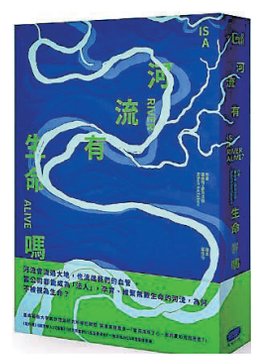
作者：塞德里克・薩班–德弗爾
譯者：劉銘廷
繪者：李瑾倫
出版：愛米粒



身為登山家的作者，寫下人與動物之間深刻的情誼。他們一起散步、一起爬山，一起迎接家中新成員。十三年的歲月，就在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裏一點一點累積，再到生命臨終之際的告別。作者也將阿爾卑斯山融入這段生命記憶。從漫步山林到一起走過的每一段路，作者以細膩而充滿感官的文字，寫下狗狗面對周遭事物的反應，他如何因此重新解讀周遭的生命、品味大自然呈現出的原始模樣。

河流有生命嗎?

作者：羅伯特・麥克法倫
譯者：葉佳怡
出版：大家



公司擁有法人權利，為什麼維繫無數生命的河流卻沒有？羅伯特・麥克法倫從這個矛盾出發，追問河流有沒有生命，也追問河流活着代表什麼，死去又意味着什麼。為此，他踏上三趟旅程：夜宿厄瓜多的雲霧森林，沿雪松河走向源頭。這是「河流之生」；他造訪印度清奈，踏入遭污水與垃圾侵佔的河道，看見城市如何將河流推向死亡，也看見人們如何在污染與破壞之中，努力讓生命重返。這是「河流之死」；他深入加拿大，在急流與峽谷之間，親身承受河水的力量，感受一條河難以馴服的生命力。這是「河流的自由」。